

聖旨這所奏盔甲器械鎗砲等項自有成規如何
差官檢閱着遵照舊例行該庫局照數給發
不必更置以滋煩擾欽此該職等看得兵仗
局專貯火器乃內禁邃密之所非外庭諸臣
得以輕入如果該監軫念危邊發皆堪用職
等可以不問若塘塞故事多以遠年朽壞之
物朦朧一時則三軍生死于是焉係職等豈
能嘿嘿坐悞封疆則兵仗局火器查有損裂
卽與兌換無容另議若戊字庫每次收放職
等親履其地載在會典職不可曠矧此番稽
覈較之平時宜加慎重已經移會初四日檢
發如數而止儻火器不及原數合照部臣議
酌量盔甲王恭兩廠現貯三四眼鎗佛朗機
等項湊足分作兩運前以驛遞困疲遂至愆
期悞事今兵部議委刑部司官馮時行一員
合以盔甲刀鎗爲一運刻期出關其砲銃佛
朗機等項俟旬日放驗無炸工部應委一司
官押領二運刻期出關蓋議委適均彼此不

得爭執而賢勞各任轉輸又不併壅其能督
率蚤至者另議優敘違限騷擾驛遞查實題
叅至于脚價煩費取給驛遞如蝗當車鮮克
有濟經臣議先發銀于各府州縣預僱夫車
以俟非獨甦疲抑以速運而兵部又議所屬
州縣先行借給事完聽總督衙門銷算議補
但令武庫動支變產銀置辦包索噫驛遞各
官既知疏請預發豈肯借給且朝三暮四補
完何時徒費司官調停究竟道傍稽悞及今
酌議當如商賈僱騾法自京催起每騾一頭
馱載二百五十斤一日可行百里更得迅速
而現給時價不使奸胥侵牟是在司官奉公
約束早竣斯役乃所運脚價推諉無着職等
查得修理十六門軍器原估該銀二十六萬
餘兩先奉

明旨兵工二部四六分出罔寺應協濟銀十萬餘
兩項以各監督苦心節省僅費銀三萬餘兩
則罔寺當以二萬補償于工部今事迫勢窮

計無復之合儘補償數照僱騾價支取馱載其包索等銀仍如部議取給庫司猶有不足議于節慎庫湊給且以軍器節用之銀而充兵部運車之費總屬王事同舟共濟難分彼此是職等目擊時艱心懷軍國故爲條分縷析斬于救渴療饑儻兵工猶有藉口設難支吾當執白簡而議其後矣

○經略熊廷弼題爲遼左大勢久去戰守已無可支謹一一備陳其狀仰乞

聖明省覽俾作區處事職按遼東見在兵有四種一曰殘兵從主將趙甲逃陣甲死而爲錢乙用又從錢乙逃陣乙死而歸孫丙或七八十人或二三百人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粧死扮活不肯出戰此殘兵之形也一曰額兵開原一道全額已亡遼陽道所屬清寬撫巖一帶全額亦已職標下左右翼兩營亦併已至于各鎮額軍或死于征戰或圖厚餉逃爲新兵者又皆已去其大半此額兵之

形也一曰募兵傭徒厮役遊食無賴之流幾能弓馬慣熟幾能膂力過人朝投此營領出安家月糧而暮逃彼營暮投河東領出安家銀兩而朝投河西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糧有名及聞賊犯而又去其半此募兵之形也一曰援兵各鎮挑選誰肯以堅甲利兵來每一過堂弱軍羸馬朽甲鈍戈不堪入眼而事急需人又不暇發回另換精壯此援兵之形也

皇上以爲有兵如此能戰乎能守乎自喪敗以來總兵以下副叅遊都備守以至中軍千把總指揮千百戶死者五六百員降者百餘員遼將援將已是一掃淨盡今殘兵零碎皆無人統率而贊畫募兵萬數千人卽求一世職爲中軍千把總分布管領亦不可得况今一二見在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紂久廢之人一聞賊至無不心驚膽喪者

皇上以爲缺將如此能戰乎能守乎良馬數萬一

朝而空今太僕寺所兌寄養馬既多瘦小兌
買營驛馬更矮小不堪兵部主事王繼謨所
市宣大馬並無一匹解到即見在馬二萬餘
匹半多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
致死圖充步軍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
死者以此馬愈少而倒損愈多

皇上以爲馬匹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堅甲利兵長
鎗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
絃箭皆無翎無鏃刀皆缺鈍鎗皆頑禿甚有
全無一物而借他人以應點者又皆空頭赤
體無一盔甲遮蔽今開局打造既無鐵無匠
而疏討庫局所貯又急不能製

皇上以爲器械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假使軍無畏
賊之心遇賊而能抵對一陣扎營而能站立
一時守城而能固拒兩三日以待救援亦可
少挫賊銳今皆聞賊而逃望賊而逃先賊而
逃頃聞北關信息而各營逃者日以百十計
如逃止一二營或數十百人職猶得以重法

繩之今五六萬人人要逃營營要逃雖有孫
吳軍令亦難禁止

皇上以爲軍心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又使民有仇
賊之意各顧身家性命同心協力效死固守
兩三日待救援亦可少沮賊望今瀋陽皆已
逃盡遼陽先逃者已去不復返見在者雖畏
不敢逃而事急之時職安能保况遼人浸染
胡俗氣習相類賊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
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賊遣爲奸

細輸心用命而公家派令守城則雖職以哭
泣感之而亦不動

皇上以爲民心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凡一切軍法
職能行于各將而各將不能行于欲逃之軍
責令喂馬不聽責令收拾器械不聽心心念
念只想一走而各將其柰軍何凡一切應行
事宜職能行于道府而道府不能行于欲逃
之民諭以守城不聽諭以挑濠不聽諭以採
草斫木等事一一不聽心心念念只想一走

而道府其柰民何今各將沒法但拚云一死了事道府沒法但恨云遼人捨得數十萬性命我豈捨不得一箇性命光景如此職其柰道將何

皇上以爲各官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假令

皇上于撫順初失時用職職力猶能處賊以保全遼卽開鐵未陷時用職職力猶能禦賊以顧北關而今職不能制賊矣職不能保遼矣職卽欲請兵請將而當事大臣不能主張撫按不肯調發如李如楨喪盡軍威而兵部偏要用之于遼李懷信原議代楨而兵部偏要用之于薊朱萬良奉

旨援遼而兵部偏不催令赴任當事舉動大率如此卽舌敝筆禿請發何益况賊乘勝長驅遼陽存亡只在九月中旬上下卽發李懷信等星夜前來恐亦緩不及事職卽欲請

皇上下發帑金數百萬召集天下材勇兵將一二十萬來滅此賊而遼陽旦夕存否難期恐亦

不能待也顧職又思之漢唐以來建都皆在
中土遼雖時附時離無關輕重今遼地實爲
神京左臂萬一不測剝牀及膚當是時無論發
內帑萬萬金求贖此一塊土不可得卽求保
陵寢一日之安亦不可得職疏地方軍民情狀字
字真情語語實錄伏乞
皇上俯賜乙夜之觀作何區處以救遼危于旦夕
職無任哀懇急迫之至

○浙江道御史劉蔚題北關已陷遼左益危懇乞
聖明亟圖修備以保

宗社事頃自三路喪師以來奴酋之猖獗日甚一
日會議之日又誤用李如楨爲帥退縮不前
一籌莫展致開原鐵嶺相繼敗亡屯堡之陷
沒殆盡遼瀋之禍患剝膚如楨之罪可勝誅
哉今幸有經略熊廷弼到彼任事號令一新
壁壘生色又用李懷信往代如楨遼事或可
望其收拾乎但北關勢在奴酋肘腋之間可
以搗賊之墟可以掣賊之肘奴之步步蠶食

不敢遽然而西者畏有此耳今不日之間北
關克陷賊復何所顧忌而不長驅以來乎
皇上近亦留心遼事矣然遼之章奏下者十之六
七不下者猶十之三四至遼事外漠不動念
賊來則急賊去則緩

皇上之意得無惑于宵小逢迎之語以爲賊志在
搶掠財物而無大志乎賊之爲患止在遼東
而于京都尚遠乎然賊之修器練兵已謀于
數十年前稱王建號近又僭竊無忌且姦細
滿地旣探山海兵馬若干又探劍門虛實若
何旣探旅順糧草若干又探管糧職官爲誰
此其爲謀未嘗一日忘內犯者且攻尅城堡
所向無敵遼人落膽勢若破竹恐不月而遼
瀋不月而廣寧又不月而山海至古北口潮
河川一帶外無邊牆內無強兵京師薊門之
間尚得安枕而卧乎彼時

皇上亦將安所之乎昨經臣熊廷弼請調將官姜
弼等并薊兵二千當令帶領內丁星夜出關

急行應援至各邊鎮之見任廢棄等官俱望
速爲起用俾刻期東行以充遼左統軍練兵
之用乃爲第一喫緊者邊報旁午內地戒嚴
京營之軍或上城防守或城外列營預派信
地以備將來當事諸臣已有成議尚可姑徐
徐乎調募之兵次第雲集精選訓練不容少
緩軍士糧餉多所冒破稽查清理不可無人
徐光啓姚宗文加銜閱視之命是尚可遲遲
乎薊遼總督身任封疆關係遼事最重大者
彼既決意求歸卽當速爲更易部覆有日

俞旨杳然當此危急之秋尚可泄泄從事令之進
退維谷乎川貴土司之兵旣無安家銀兩又
苦道路迂長人地不宜勢難猝至或酌用其
半或善爲調停在樞臣與撫按早議而裁決
之勿耽延誤事而置遼左于度外也昨陝西
之兵沿途騷擾商賈罷市居民逃竄甚至幾
釀大變而州縣各官只得隱忍調停者聞李
懷信之兵有自山西來者每日止發兵三百

名統以一官每日定行一站有違限者定行
細打如此則每縣每日止客兵三百名庶人
少不敢作亂地方無搶掠之苦且免生意外
之變是在樞臣移咨各處撫按並領兵將官
遵照是規而已昨計臣暫停金花銀兩無非
救遼事以救國家者乃罰及司農降及司官
是但知金錢爲重而不知邊事爲尤重也昔
庚戌之變趙貞吉示諭營兵斬虜一級者予
銀百兩費銀十萬虜可殺盡

肅宗乃予銀五萬使散各營以易虜首乃各營將
士拒絕而不敢納貞吉復捧銀而還定急迫
之際卽有黃金百萬欲買一軍作一護衛而
不可得者昔鹿臺鉅橋竟何益于商之國祚
乎發內帑以助今日之軍餉不能不仰望于
皇上也今遼左之事一切付之熊廷弼矣凡應用
兵將應用錢糧務足付熊廷弼之手使得展
布施爲毋得怠緩坐視彼此推諉誤廷弼以
誤遼東誤遼東以誤國家是在

勅諭當事諸臣加之意耳更祈

皇上御文華殿面諭羣臣如何足兵如何足餉如何戰守以求救遼之策凡章奏之入釋去疑心朝上夕下務使臣工濟濟庶務畢舉而天下事或猶可爲乎

○管理太倉銀庫戶部主事劉榮嗣揭爲封疆多
專庫藏空虛謹陳目前不支之實將來必窮
之患乞賜從長酌處以濟時艱以裨國計事
竊照奴酋犯順增餉養兵一歲之間經費銀

三百五十餘萬兩此三百五十餘萬所養不
足九萬人近以兵部調兵募兵之疏大約計
之不下二十萬人計餉當用八百萬兩而今
日處餉之時勢事情與去年相懸遠甚去年
皇上東顧慨然發帑助邊今則以借金花逢譴怒
矣去年借支各衙門積餘錢糧總給戶部之
用今則瓶罍俱罄挹注無從斗水同于西江
抱蔓苦于三摘矣去年止調兵各鎮今則並
募兵各省地方原無此項錢糧不得不從中

解發以濟用乃所以急餉者謂有兵不可無
食耳孰知已耗于未有兵之前耶去年海內
豐登又平居安富之餘雖云竭澤而取猶有
澤可竭今則民窮不堪再賦水旱幾半域中
苟且權宜之計原可暫不可常凶荒困苦之
民又宜安不宜擾覺根本動搖之患大于奴
酋而賑恤百姓之心急于禦虜卽仍求三百
五十萬如去年之額萬萬不能况倍之乎此
措處新餉之難也而太倉舊賦實亦坐此受
虧蓋太倉一年之總入總四百萬遼鎮一年
之新餉出自民間者復二百二十萬百姓之
財止有此數加派急卽名曰加派抽扣急更
名曰抽扣其實卽往年年例之貢也往年四
百萬中尚多拖欠今欲六百萬外一無欠少
豈必得之數哉將恐新餉日增正貢日減新
餉日急正貢日緩爲諸邊憂方大耳自職受
事以來已及三月一年四分之一出入俱當
一百萬而解到止六十萬兩卽以齎捧帶解

一節論往年大約三十萬今止六萬有奇而今日諸邊之危又與向時不同薊密永昌

陵京屏障滿酋入犯集兵設防按節趣餉分釐難缺復時刻難緩者也而無以應宜大兵悍獨甚而餉欠爲多近以鼓譟成風大同又七年不貢之虜需賞一旦誠朝不及夕之勢矣而無以應陝西諸鎮去此較遠領餉諸役有守候半年者該鎮望餉之急應與近鎮無異卽諸役疾言怒目憤氣苦情可得度外置之乎

而無以應新餉之急在遼舊餉之急亦在遼新餉之爲遼而發者職受事後凡九十餘萬其舊餉季當十三萬解發纔有八萬夫遼之餉尚可分新舊爲有無哉而無以應更有難者山陝諸邊調兵援遼則有料草行糧之費薊昌諸邊徵調在門經過在途則料草行糧而外兼有供應之費諸邊向無新餉是以自贍不足之饘粥復奪而應隣人之饑也則舊餉病若使并支新餉是以目前欲斷之溝水

復分而灌遠方之田也則新餉亦病調者在
遼已增新兵之餉調者之家在本鎮仍支內
顧之糧是一兵有兩兵之費空籍冒實伍之
糈也舊餉與新餉俱病俱病則俱急舊餉適
當其窮則益急而亦無以應循例而索之九
邊有辭于太倉計時而望之太倉難幾于郡
縣九邊之言曰泉竭自中太倉之患曰池竭
自頻今似謀遼而不及諸邊憂諸邊而不及
太倉卽憂太倉而不及百姓者且勿論百姓

困窮必生他變但使徵解不前糧運不繼諸
鎮之兵非餓不能戰卽亂不可戢爲國家憂
誰不如遼必待如遼而復圖之乎恐國家不
堪再救一遼矣故因遼以困諸邊爲養指失
臂因遼以困天下爲剗肉醫瘡職不敢謂瘡
與指不關體膚獨至于肉剗而遍體是瘡臂
失而指無所附何可不深長思也職職在司
庫多寡有無之故經手驚心仰屋愁歎不能
自己謹據實開陳祈賜垂察謹揭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題爲夷氛日熾內備全疎敬陳京營急務以振積弱以實元氣事奴夷發難以來持

廟議者莫不以遼左爲急矣然論遠近則遼左急而京師緩論安危則遼左重而京師尤重蓋遼左肘腋而京師腹心也可專急肘腋而頓忘腹心乎自三路喪敗遼之徵兵近三十萬可謂多矣而京師爲四方根本所恃者不過三大營之軍悉強壯老弱盡作實數亦不

過數萬而皆市井遊食之徒不開擊刺器械朽鈍衣甲不備火器未習遙見賊來遂思逃走安能衝鋒血戰以禦強虜哉且散處四方操畢卽去自謀衣食設有急警號召營兵能有數百人可立聚乎近該總督戎政泰寧侯陳良弼巡視科臣范濟世道臣馮嘉會汰去老弱而補少壯者萬餘人然未經訓練其積弱猶故也臣謬叨協理愧乏謝安鎮定之量徒抱桓冲根本之憂每見建酋攻城殺將砥

糠及米未嘗不心寒膽慄而食不下咽也思
振積弱之勢聊陳一得之愚度時審已僅僅
爲支持目前計若國家長久之策必大破常
格用排山倒海之力臣固未能及也

其一曰選將夫太平無事則重外輕內故轉京
營者皆居官素乏表樹之人今何時也而可
以此爲庸懦藏身之地乎宜

勅兵部凡京營有缺必多方選擇移文商確其才
識可當重任者然後用之俟練兵既有成效
仍與推陞美缺庶幾賢者不恥爲之將旣得
人則練兵有法而兵當自精矣

其二曰增兵夫營兵十二萬非寡弱也而頗稱
可用者惟選鋒七千人今且召去三千防邊
不知何時可回無論建夷狂逞卽零虜猝至
臣見諸將之束手無策也謂宜募浙直兵五
千與見在選鋒共作萬二千人而營中諸將
令其各招家丁副將六十人叅遊四十人佐
擊坐營各三十人擇其壯健有技藝籍貫者

書名于冊與選鋒同練以後陞遷副將留營
家丁四十人叅遊留三十人佐擊坐營留二
十人其新來將領攜帶家丁俱如舊將之數
去亦如之如此則目前可得家丁千餘人再
于常伍中選七千人但擇其年力壯健能習
技藝不必專用弓矢以上共足二萬人勤加
訓練他日將領來者相續攜家丁者亦相續
則選鋒日增以漸振作事不駭俗而兵可立
強也臣前在南京因遣兵援遼命遣坐營張

超往金華募兵三千補南京缺額往返不過
三月途中安靜不擾此時可于南京水陸營
先抽一千會南京兵部委坐營張懋勳統之
用新江口戰船輕便者二十隻龍江營唬船
二十隻每船可載二三十人卽時就道仍令
坐營沈志亮于崇明江陰丹徒江都等處募
兵一千統領來京守京與援遼不同其安家
行糧視赴遼自當少減俱聽南京兵部臨時
酌量仍令張超前往義烏東陽募兵四千以

一千補還南京所抽之兵其餘三千卽令本官統領前來儻一時召募未集則移咨浙江撫臣于羅木營兵先發一千撥船差官送之來京俟張超募完卽以一千還之不過一轉移間耳其募兵安家行糧卽于兵部題准借南京兵部銀十萬兩內動支三四萬蓋原借本爲募兵用也若銀已起解則南京兵部可再借數萬兩同爲國事臣知署部事尚書丁賓決不靳也其押兵坐營三員歷俸俱深若兵行紀律嚴明人人堪用卽陞以遊擊職銜以示鼓舞此誠救急之計不可再遲者也

其三曰備器械管中兵器頗具然皆朽鈍又百子銃最軍中利器聲旣壯大力能遠到用彈多而所傷者衆但以卷鐵成者放之每每炸裂不能制敵反以自傷宜令工部發銀六千兩委管中叅遊之賢者監匠改造如長鎗長刀短刀鈚頭鈎刀俱加鋼鐵各造五六千件百子銃則加鐵重管再造六千門如內管合

口向東則外管合口向西後密加鐵箍庶不炸裂傷人三眼銃宜修造一萬把此器一銃有三銃之用且可代棍于馬上擊賊火藥則差官于吳橋東光地方買硝工部給黃另行製造又臣于南京兵仗局見有銅鑄佛朗機長七八尺者三四十門宜令南京工部移文取出二十門連子銃差官解送京營試用蓋渾銅鑄成則不炸裂而力可及十餘里望見賊陣而輒發之擊其中堅其渠魁可殪也

其四曰議增餉夫軍士月糧一石所值不過二三百文而收糧有費領糧有費所餘幾何往賣役與人爲有力者坐收其利其親自應役者不能裹腹安望荷戈選鋒雖增糧一石所得不及千文常歎一飽無時今常伍無論矣選鋒于折銀一兩外每月且暫加鹽菜銀二錢俟春操考其中五六矢及能者技者列爲上等選鋒又加銀三錢後試若射不中及他技全疎者雖曾增至五六錢仍降爲一兩

二錢再試復然則又降爲一兩若射技旣疎
人復衰弱則降爲常伍常伍老弱之甚者則
革去之賞罰旣明人自爭勸矣或者以二萬
兵加鹽菜銀折衷于二錢五錢間一歲須加
銀五六萬戶部必難措處是又不然今兵多
失額又歲有物故革役若減補一萬便可省
銀六萬兩何愁乏銀臣又有一議中都班軍
歲費行糧銀八萬兩實無五百人至京俱京
中僱人應名若明歲只令一半上班一半以
行糧四萬兩解京便可足鹽菜銀支用矣

其五曰議營房建夷攻破清撫開鐵又擄宰賽
取金白其鋒不可遏矣我之所恃惟遼陽一
城萬一不守更將何恃此卽金人滅遼宋人
都汴之時也宋人惟不蚤防故有靖康之禍
今宜于都城東北西北要害處令工部建營
房千間以待募兵之至使至不擾害民居若
邊報孔亟則將客兵分戍昌平天津者移衛
京師先擇城外廣大寺觀數處以便屯住勿

俟虜騎縱橫而後徵天下兵勤王也凡此數款或因京城已有者爲之區畫或因京城未備者爲之增設補葺彌縫以救目前豈敢謂此策便能保百年無事哉臣區區愚衷深慮此賊未有滅期尤願

皇上思

祖宗血戰櫛風沐雨而得之天下不可以尋常視之與文武諸臣同其危勿與宦官宮妾同其安伏乞

皇上亟發臣疏

勅下兵部議覆施行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張延登題爲逆酋再陷北
閔遼陽益危謬陳一得以備採擇事自奴酋
發難我師輕舉失利戎心遂啓入破開鐵如
蹈無人之境猶然不敢卽犯遼瀋懼北閔之
或窺其後也今八月二十一日奴已吞併金
白二寨自此全無內顧長驅旦暮間耳夫遼
陽去則廣寧危廣寧去則山海危而薊京震

動此不待智者可決也職考宋史金人初入
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汴闕之意特中
國失備故使渡河得至城下遂有中原之志
今奴爲虺不摧爲蛇柰何往事可爲殷鑒矣
朝廷日議兵談餉遼東日喪師棄城雖有萬
語千言何救一尺半寸只如三晉募卒逍遙
通州無資荷戈徒防脫巾亦可見

廟算之不臧也語曰禦寇者于門戶遼薊京師
之門戶也柰何不思大家齊力禦之視熊廷
弼如遺跡而不顧必待其攔入堂奧乃格鬪
哉職有一着請於京師速選智勇健將一員
名曰助遼速選武藝軼格健丁三千大約十
人取一萬人取千京兵不足則募之內外近
京之處務期分官旬日而集今年會試各處
材官良家子弟有志功名下及胥靡免罪之
徒皆得量才徧用名曰精銳如漢之三河使
士唐之挑監一切衣糧安家須從其腆器仗
取之庫局皆咄咄而辦餉則先動藩王所助

及百官之捐俸戶部再立爲令使勲戚中璫
商賈有力之家咸得犒師倡義輸財孰不樂
從夫遼人與奴相割相烹肝腦塗地以障內
地吾人欲保守身家財產猶不肯出力出薪
豈人情乎以上兵將寧少勿多卽不足三千
亦可大司馬大司農親勞問而遣之使星夜
前去一軍行後再置一軍視時勢緩急及三
而止一以張天子撻伐之威一以壯經略犄
角之勢皆實試實行較之畫餅望梅當倍矣

宋雍熙中契丹犯塞旣踰亭障分掠田里太
宗特出聖謨選禁衛驍雄百隊伏要害地與
大軍表裏使腹背受敵遂大勝之似可做其
意勿徒專騷動近邊此目前救急之策也職
又觀遼自用兵以來奴不入則已入輒得利
去道將皆泄泄株守故套漫無出一奇少挫
其鋒者夫奴雖強然屢勝之後其氣已驕兵
法驕者敗撫臣周永春誠心感動遼人聞遼
人愛之如父母廣寧濠塹敵臺懸簾弓弩一

切城守之具皆備西虜亦入我戎索旦夕可
待無恐職謂宜令其乘稍暇厚賞募敢死陷
陣之士能絕滅旌旗出入險阻者數百餘人
審察地利人齎數日糧預爲埋伏奴果大舉
傾衆而出突用大將軍神器襲擊其後奴住
撫順外新寨不遠或聲言搗虛以牽制之以
助經略之不及使奴驚爲從天而下此奇兵
也昔宗澤當宋屢敗度所將寡不深入不得
成功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入援皆以澤爲

狂不荅澤竟以孤軍進至衛昌出其不意大
敗金人臣聞有從馬林敗逃歸者言破開原
奴皆醉飲熟睡欺我恇怯毫不爲備當時若
有徒卒百餘人乘夜斫之可以得志惜哉賞
罰不明李如楨尸居餘氣雖有宗澤其人者
不肯用命耳此時將材要不易得麻承恩老
馬識途聞在詔獄料四路之敗一一不爽何
不同劉孔胤姑赦其罪置之周永春麾下使
招集家丁立功自贖原任叅將遣戍萬邦孚

係萬世德之子雄傑有父風見繫獄張名世
精火器皆當赦用與之死地使自求生儻能
出奇制勝卽封爵不吝矣昔庚戌之變大同
將戴綸徐仁六月論死八月赦出後二將皆
能成功例有戴罪使過之條奚不可也又有
原任總兵張國柱健丁甚多亦堪起用宋臣
李綱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
可追今日三韓危如蛛絲之引重錘速救之
此其時矣然精神奮發全在

皇上昔漢時匈奴寇雲中烽火達于甘泉天子至
于勞師細柳今何時也

皇上猶擁黃白自私爲長夜之樂若付遼于度外
者得無有左右近習蒙蔽聰明言奴所惱恨
不過遼東彼決不來內地原不足畏者耶秦
時涉勝已自立爲王二世止知其鼠竊狗偷
耳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而天下不可爲矣
今以天時人事卜之

皇上悟則爲漢不悟將如秦臣憂心如焚計無所

出區區狂瞽卽觸忌諱不惜也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接得經略熊廷弼揭帖極言遼左潰敗之形人心離散之狀法不能制情不能聯忠義不能感動號泣勸諭不能使之聽從一旦寇至將立見土崩瓦解之勢臣讀未竟不覺心悸魂搖汗淫淫然下矣夫

國家所恃以扞禦寇賊保守邊疆者全在人心人心不固卽金城湯池甲士如林芻粟如山亦不能守况該鎮喪敗之後盔甲器械馬匹

件件不備火器全無雖有幾萬傷殘之衆續到赴援之兵然皆露頂赤身空拳徒步以此當大敵禦強虜豈有幸乎以是上自將領下及軍民無一人不爲逃奔計無一念一刻不爲逃走計自前若此猝遇賊兵臨近倉皇急迫之秋豈經略一人所能整齊而約束哉今日遼陽之勢真纍卵不足喻其急此非

皇上與中外臣工安枕而臥之日也廷弼自以勢不可爲力不能支請

皇上蚤作區處其情亦甚迫矣臣以爲當事之臣
議兵議餉已無遺策議戰議守已無剩詞茲
當救焚拯溺之時爲被髮纓冠之計將操何
術哉惟願

皇上亟御文華殿召見文武羣臣共議守禦方略
此可以震疊人心者一亟發帑金數百萬戶
部給餉兵部招兵買馬之費此可以振興士
氣者二亟下徐光啓練兵姚崇文闡邊之疏
俾令及時料理此可以克詰戎兵者三亟

勅京營總協分布營兵各派信地凡守城禦賊之
具如鎗刀火器檣木灰石之類一一預備毋
致臨時無所措手此可以護衛

都城者四亟下科道諸臣之

命五城九門各用一人巡視俾令譏防奸細彈壓
紛囂此可以防內潰固根本者五亟

勅薊遼總督兩鎮巡撫及各處兵道務切同仇之
義凡調兵轉餉列屯置守足以扞外衛內者
莫不悉心規畫併力經營毋得袖手旁觀互

相推諉此可以資犄角嚴保障者六凡此皆
目前要務急急圖之猶恐無濟緩急而君臣
上下尚可泄泄而莫爲之所耶總之惟在
皇上毅然奮發幡然改圖一切用人行政之事無
不朝上夕下隨請隨應以新臣民之耳目聳
外夷之觀瞻是又安內攘外之大原臣愚所
傾心拭目竊自爲
皇上望者昔人以燕雀處堂爲不知辟禍之喻臣
以爲不知其危而誤以爲安猶可言也今日
之虜情邊患人人皆知其危而

皇上若自以爲安人人皆知其災而

皇上若自以爲利明明知傾危之禍近在肩睫而
因循怠忽徒徼目前無事俸一日苟安寧獨
請臨朝不允請發帑不允卽如用人一事于
聖躬無一刻勞于財貨無一毫損有何妨碍有何
難處而閣臣已點不發大僚屢催不補考選
散館七年不下法司三署一時盡空舉廷臣
齊心補牘合詞叩閣百請而百不聽竊窺

聖意謂天下無一人足信無一字當行無一言可聽舉東夷西虜憑陵侵犯無一處足爲吾難者嗚呼危哉臣謂九重之上舉動若此朝宁之間景象若此甚非吉祥之兆太平無事之徵也無乃時值其厄天實爲之而

聖心有不自覺者歟何其宜悟終不悟也臣憤懣久欲有言茲因東事危迫敢略陳其槩以冀聖聽之轉圜若當此危急存亡之秋

皇上猶堅執成心毫無轉念朝政之更新無日羣臣之仰望全孤虜患日深內憂日迫卽

宗廟社稷將有不忍言者又何有于遼陽哉萬惟聖明省察恕臣狂戇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北關旣陷東事甚危敬陳援遼十一議以祈立允施行事竊惟遼之河東一帶被奴酋侵去七八僅遼瀋二鎮奴前此尚未遽來者一恐北關之襲奴後二恐北關之爲遼援也自開原破後已撤北關之藩奴併吞北關爲勢甚易頃北關已爲所

陷其又何憚于遼而不一大舉焉遼之無備
人人所知雖熊廷弼極意綜理無奈兵力單
弱救援罕至只恐遼危近在眉睫遼危而
宗社隨之矣臣謹以緊要十一款不暇文其詞而
直熟數于前惟
皇上試垂聽焉

一議總兵李懷信之行須

勅兵部卽刻差官守催就道限一二日內懷信登
程差官回報不許逗遛時刻再

勅兵部急調近邊兵隨尾其後以壯行色助聲援
二議懷信旣去薊遼需人何奮武止可暫移駐
薊一面併薊鎮總兵作速會推如劉渠夙有
將望就近陞補蓋薊鎮逼近

神京關繫更切非名將屯重兵數萬于此不可
其山海關則仍以何奮武守之

三議山海關爲遼薊咽喉汪可受旣聽回籍卽
當推有才望者速補該關主事責任非比平
時近差莫在聲清恬有品但令暫駐該關少

需優調而關差則另揀胸藏甲兵者一員庶
譏察防禦乃能勝任而愉快也

四議兵部添設侍郎臣曾引先臣高拱之言匪
直爲佐本兵不逮政爲邊方多事趨蚤儲才
以備緩急如負才有膽之張鶴鳴輩當急召
之以充添註母致異時束手罔措噬臍無及
五議京師練兵最根本急着協理尚書旣已到
任施爲次第自有可觀顧協理一番整頓則
需一番資斧如京營議欲增兵則不得不資
饟于司農議欲建營房備器械則不得不仰
給于水衡計協理斟酌節省亦無多費但祈
勅下二部多方設法恣所欲爲母得執拗以掣協
理之肘聞協理攜有南來膂力過人之武弁
徐璉急欲用之京營而秦寧侯老耄須

勅令拱手而聽協理之主持乃無悞兵戎大事耳
六議徐光啓練兵姚宗文閱視俱當速遣光啓
駐劄何處職銜何官團練何兵只須閣部會
同登時具奏何必泥拘常格徐徐以俟前疏

之下乎宗文奉

命日久應行事件原合題知况吏部已奉題知之
綸宗文又自爲題知之請兵曹反葛籐不斷
等待無期望

皇上立查部疏遣宗文卽出而嗣後兵曹該題知
者題知毋得紛紛自處煩厭自取耽閣

七議戶兵大臣年來以緩之一字病入膏肓不
可不以急之一字爲對症藥石卽如臣鑄錢
一疏兩年兩上戶部條陳亦曾採及業經取

旨仍復寂然莫得其解又臣有開將材科一疏許
令廢將自帶家丁多者量予登仕而卽以其
家丁充兵卒以爲不調之調不募之募又免
安家行糧一舉數利兵部初擬據揭酌覆而
今竟置高閣矣

八議徵兵入衛如徵河南兵五千衛昌平以固
陵寢徵浙兵五千衛天津以固門戶徵山陝兵共
六千衛通州以固倉儲此皆得策獨計諸兵
鱗集須是大將統之道臣彈壓之鈴束欲肅

籌邊碩書 卷之二十九
訓練欲勤三鎮道臣皆賢者惟是三鎮地形不無廣狹能盡容此數千人否數千人能無擾及居民否勅立營房以便安插亦須蚤爲之所至通州屬密雲道所轄地里遙隔恐鞭長不及馬腹今晉兵三千不日可到卽禦之肅而訓之勤將其道臣能遙制乎抑別有制禦之方乎此皆兵部不可不蚤爲計也

九議遼兵太弱委應議加徵調太多又應議減如部臣楊嗣昌疏急須酌以徵兵定數再爲檄催但途次驛騷深有可慮臺臣劉蔚曾告臣以中州地方被兵經過諸肆行掠標者姦淫者相望于途大抵小州小縣每經過若一日有千名之多亦難安頓且易逃遁臣謂每千名作四日陸續魚貫而行則每日經過止二百五十名仍須領兵官駕馭防其逃制其擾此兵部不可不行文衝途通爲曉諭者也十議措餉甚艱除加派外更無可處只有清查冒支一法柰戶部旣無叅覈之權科道又以

行查不便卽臣戶垣繫關錢穀亦何從得其
支用確數近如遼中管糧通判有以貪論者
可不追賊正法乎若止以三褫聽其奉身而
退則窮詰無繇餉終不可問矣既有督餉大
臣或須設一巡餉御史譬如漕運有總督則
有巡漕倉場有總督則有巡倉凡本色之轉
輸不速折色之銷算不明皆聽巡餉御史得
行廉覈而白簡從事庶冒濫可清漏卮可塞
不至如年來之五百萬化爲烏有也至于餉

兼新舊頭緒溷雜河隔東西支銷棼錯臣謂
舊餉司原設在廣寧或河西一帶專支舊餉
新餉司原設在遼陽或河東一帶專支新餉
庶覺清楚遼平之後再作別議無不可者

十一議運餉陸海宜兼固不得以風濤之險船
隻之艱而專靠梯山亦不得以脚價之難道
途之擾而專憑航海夫脚價之區處在戶曹
道途之防禦在郡邑此猶易辦者乃海運獨
以累登萊彼登萊之雇船買米募夫無非以

應解京邊額銀那移克給乃額銀幾何勢不能不旁及于他郡而他郡轄有近海州縣又不能不以海運資其協濟董是役者惟道臣陶朗先朗先止轄登萊欲其施之別屬阻隔難行確宜加銜另給

勅書凡外郡近海州縣咸聽節制庶幾協濟可以通行而無碍臣與督餉侍郎曾有此議此其意爲海運乎爲巡道計一官乎乃當事終悞一銜而不予抑何其惜官爵不惜封疆也以

上諸款語次不倫總之籌邊及腹外攘內安臣迂見具是若夫足食足兵遠略則上有聖裁下有羣策外有邊臣之戮力嘔心者應且犁然畢具矣惟是臣言或亦二三可採伏乞

聖明採擇下部施行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遼事已壞國勢難支仰祈皇上亟救顛危以保

宗社事職方司案呈到部爲照遼東情形經臣章奏不啻切矣

皇上亦真見攻陷北閔必犯遼瀋矣臣以爲遼瀋
不守廣寧山海以至都城又不知何所恃以
遏賊鋒也竊念國家自奴賊發難爲時一年
有半內而卿寺科道外而督撫藩臬郡縣靡
一不爲遼拮据也大將偏裨廢閑者見任者
靡一不爲遼調用也一切戰士若民兵若土
司靡一不爲遼調遣也戰馬抽之各邊市之
虜地又兌寄養兌管驛靡一不爲遼徵發也
盜甲器械隨帶于邊兵湊發于內庫靡一不
爲遼備辦也兩京庫藏靡一不爲遼搜括也
省直州縣減扣加派靡一不爲遼腹削也剗
肉無餘決裂日甚若經臣熊廷弼之奏聞
皇上者兵將馬匹器械旣若此軍心民心又若此
至各將只拚一死了事道府甘捨性命待亡
皇上想此等光景遼陽可以保守否當此時而不
救遼則遼終無可救之時儻此時而遼不救
則京師尚忍深言哉厝火燎原之際爲焦頭
爛額之圖計惟有急招兵廣購士爲目前急

着廼招兵邊鎮奉

旨月餘久已部劄行各鎮總兵官而安家馬匹器械之費求之戶部不應求之工部不應求之太僕不應幸得之

皇上者復扼之諸司則計窮購士畿輔其錢糧復括于地方事權責成于科道勢不同于各省之寫遠事不等同于各司之牽制乃屢爲催請天聽彌高可行之各官者又不能得之

皇上則計又窮此時急當求兵而肘多旁掣迨用兵無兵將誰任之亂形已露不容猶事朦朧宗社將危不得顧惜軀命用敢冒昧瀆請伏乞皇上卽

勅下在事諸臣協力同心毋分彼此更乞允臣募兵畿輔繕修重城諸疏以便施行如蒙

聖明軫念危遼急需兵餉已調者非錢糧不能來見在者非錢糧不能養特發帑金數百萬以濟燃眉此臣等之所深願與內外諸臣之所共懇者也

○福建道監察御史倪應春題爲遼事日危一日廟算日緩一日懇乞

聖明熟察遼情深籌國勢速爲區處以救傾危事職竊見遼自敗衄以來牘滿公車皆陳單弱乞拯援而未及人情之何若也昨得經略熊廷弼疏摹遼之懦帥怯將逃軍散民情狀如畫微獨遼也卽千古所畏瓦解魚爛之情狀亦復如畫但求

聖明省覽早作區處而已夫惟

皇上深居九重俾晝作夜廢萬幾而獨營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之貨賄曾不聽信一言區處一事故至于此頃廷弼矢心經略無論功名無論成敗且九死一生在呼吸間矣其言猶不足信乎其所摹列猶不足畏乎卽今都城宿十餘萬兵聚百千億萬姓咸有離心而無固志與遼同也脆人駑馬朽甲鈍戈不可戰不敢戰不肯死于戰無以異于遼也智者不見其形且察其影今明明形見如是

皇上何恃而不恐夫區處遼事惟兵與餉廷弼初
請兵止十二萬七萬今乃請二十萬蓋時異
勢殊然據部疏所調募者取盈亦不難矣法
宜促其前進而安插之母騷于道路分將統
之逐隊訓練毋擾于居民軍興以來未嘗乏
餉直洩于漏卮而人莫肯問今經略肩之閔
視科臣綜覈之無憂破冒矣法宜盡罷一切
苟且無藝之徵勿見咫尺而失尋丈以傷國
體而搖民心第大興鼓鑄倍爐開局度每歲
可增至累百萬而軍儲自饒其已冒餉者吮
膏蠹國流毒四海不當循勘議之套置不問
也議罷之督臣速宜賜玦已逮之罪臣宜卽
明刑代總督者卽日會推仍于疏中計程刻
定蒞任之限兵部添設兩侍郎以備非常亟
採羣議聞諸朝募兵當差臺省兵部宜遵兵
事題知之

明旨俾之遄往武闡急武藝而略文辭是矣科臣
官應震卽將卽兵卽餉疏議論鑿鑿宜力行

以收三科之實詞臣徐光啓業已奉

旨練兵矣宜寬文法假便宜俾得展布其四體而
毋虞中制外撓都城防守分布信地凡一切
守禦之具先事料理毋致臨期莫措更祈

皇上朝覽奏而夕下部臣聞議而旦題毋徇近年
優游玩愒之習如此猶虞虜情叵測變態風
雲區處有未當者况乎悠悠忽忽竟置人情
而不爲區處耶大抵人情何常顧我所以駕
馭聯屬之者何如耳遼之軍民見三路敗衄

也開鐵立陷也東西之勢合北關之援絕也
室家縈其慮饑寒迫其躬殺戮繼其後如處
驚濤怒浪中而一無所繫命柰之何不恐彼
見懦帥怯將一籌莫展涕泣欲死草木風鶴
皆兵柰之何不恐經臣倉卒受任萬姓屬目
彼見呼將不應呼兵不應赤身徒手之卒莫
備衝鋒禦侮之用柰之何不恐自東事以來
皇上若急若緩請

御殿不報請發帑不報請罪已不報彼且以

皇上之忘遼棄遼若此而汎汎爲不繫之舟柰之
何不恐

皇上欲恢復遼之封疆莫若收拾遼之人心則立
御文華下詔刻責慨發帑藏凡廷弼所請一一見
諸施行如呼吸相通而絕無壅闕窒碍之患
庶人心定神氣壯而瓦解魚爛之形忽變爲
繩聯膠結之固此之謂

廟算非廷弼之所能與也廷弼拱手受成以張
撻伐之威而已矣職義已致身憂同國戚讀
廷弼疏一字一血故敢披瀝以瀆

天聽伏惟

聖明省覽立賜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救遼再無別法急着惟
在發帑謹瀝血哀懇伏乞

聖明慨允以救危遼以保

宗社事職待罪撫遼將幾一年一切兵馬錢糧無
日不爲籲請至與計臣苦心相規不敢道內
帑一字誠恐萬一以觸忤之故致百事阻隔

非遼之利也是以隱忍不敢言耳今遼存亡
只在旦夕見于經臣遼左大勢久去一疏職
不敢再爲臚列以搖中外之人心以貽

聖衷之震恐但就此至危至急之中求一線生路
惟有發帑一着職請得而究言之曩中外之
所欲聯屬者北關也今北關已破矣急須聯
絡朝鮮自寬奠失利麗兵盡殲于奴今欲其
整頓兵馬一駐昌城一駐滿浦以示犄角之
勢賊欲入則畏朝鮮之躡其後也職以爲非

二十萬犒朝鮮不可矣自撫清三路敗歿及
開原鐵嶺陣亡將士不下數萬今量給棺木
孝布銀三萬而會典開載陣亡有父子者准
優卹銀三十兩有母妻者准銀十兩總而計
之非得百萬不可矣援遼軍丁例給安家銀
五兩各鎮間有全給者有半給者有未與者
卽如川兵一萬頗爲奴所畏止領過安家三
兩尚少二兩嘖嘖有言職標兵一千駐防瀋
陽職多方體恤與之送犒賞與之送寒衣領